東華錄

序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謹撰

臣聞天以佑民爲心君以體天爲國此理千古不易自有中國以來君臣陳戒恆用是爲勸勉至於實盡牧民之職以仰承天休丕基洪業鞏若金城當開國而已垂億萬禩之統未有如我

大淸者也自古歷世久而得天下者莫如周忠厚累積延祚八百然昭穆之世威靈寖替啟東轍矣炎漢以降其君多以崛起草刱之際媮爲一切以幸天下一再傳後綱紀頹弛陵替之漸開變亂之端作卽有享國縣遠曾無百年不遘內憂外患苟且枝柱卒用顚危所以然者祖宗培植而未逮子孫紹述而不足恩澤不能深結人心而法復無以

持其久也明祖肇立百度號爲精密故其末季師喪財匱
而國勢不傾然開刱之初誅戮安忍靖難兵興元氣剝喪
仁厚之澤亦少竭焉萬歷以還綴旒在上延及天崇橫恣
極於宦寺盜賊四起元元塗炭至於言路猖狂變亂國是
君有權而不敢收臣有忠而不能效綱維蕩然國亦灰滅
矣由是觀之爲治之道豈有他哉仁爲百姓留其有餘雖
薄厚不以爲嫌法爲天下制其泰過卽一疏有所不可惟
在人主謹持魁柄因事調劑以適其宜斯爲可大可久之
業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此之謂也我
太祖皇帝肇興東土無利天下之心因明臣召釁起兵復仇既定
諸部破明兵取遼瀋遐邇懷畏遂建
尊號用賢納諫崇儉黜奢嚴法令以肅羣情亟民事以崇本務穡

造伊始而治具畢恢屹然建萬世不拔之基焉

帝太祖功莫隆焉

太宗皇帝下朝鮮臣蒙古殘明取其城邑性不嗜殺惻然以生民爲念命將出征每誡毋妄誅掠屢勝之後猶投書明主講和至數十次以善養人禁絕侵暴法不寬貴近恩無閒疏遜雖未定中原而精神意量廓乎兼容幷包萬流傾心規模宏遠爲

帝太宗德莫懋焉

世祖皇帝冲齡正位因明運告終入關翦寇奄有九有親政以後制作聿新延訪儒臣斟酌百代

聖懷謙抑責躬之詔屢下迄於晏駕未改厥初舉明季朋黨流風賦斂苛政一埽刮絕與臣民更

始俾薄海內外重覩天日所以為
帝世祖
聖祖皇帝天錫智勇幼卽以康乂天下為心值三孽不靖東南岌
岌
宸謨默運措寰宇於磐石之安闢郡海島犂庭漠北危招羅刹就
我皋牢
躬上聖之姿以好古敏求為務誦讀講貫儒生無以踰其勤挽强
命中材武之士無能程其力凡有制作皆條理始終開抉
閫奧為萬代法黜陟賞罰與天下為公
宮庭呼吸通於窮巷
巡省河防屢勤鑾輅故能排羣疑而成丕績蠲租給復月不絕書
湛恩厖鴻浹民肌髓古稱令辟若漢之文帝宋之仁宗不足以仰

方

美備堯舜至矣然洪荒簡陋可以清靜無爲治之如我

朝民物之熾豐疆域之廣遠有未易言就理者洵乎

聖祖爲書契以來首出之

一人也及

皇躬不豫比戶祈禱

升遐之日路祭巷哭徧於窮壤凡有血氣咸懷一心奉

主之誠雖云守成實兼開剏所以爲

帝聖祖

世宗皇帝始居潛藩獨立不倚

睿襟沖邈默契

天心唯

聖祖為能無憂唯
世宗不愧達孝既纘大統合宙欣慶承六十年生息之後慮天下
習於縱弛日揭示大義以濯磨人心自宗藩以至臣庶始
凜然守法奉公永遵蕩平正直之路至於蔀覆閭閻纖微
必至
先聖
後聖若合符節以唐虞執中之心極文武張弛之用所以為
帝世宗
高宗皇帝仰紹
詒謀以育以正
天授神武成
兩朝未竟之志準回平而北無漢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西無唐

代吐蕃之擾保世恢基極於無外鑑儲貳之失定立賢之
策善繼善述於斯爲盛所以爲
帝高宗
仁宗皇帝以繼體授受
親承
訓政爲曠代罕逢之盛逮
躬攬萬幾首除煬蔽三省邪民應時平靖遂以寬仁慈恕鎮定海
宇至於周歷陪都講武木蘭昭示
祖宗之大訓以垂戒方來
孝思不匱自來仁聖之君鮮能及者所以爲
帝仁宗
宣宗皇帝發正青宮戡定大難踐阼後

躬行節儉方物之貢裁減大半務約己以養天下之和自抑以平
天下之爭
遺訓昭垂欲舉配
天祔
廟鐫碑陳器諸大典及身罷之
聖不自聖之心度越萬世故
廟爲
清
宣宗
文宗皇帝卽位嚴諭臣工澌除積習詔求才賢以資弼亮羣下震
動回易耳目値羣盜肆逆久未蕩平憂憫黎元不遑安處
海疆弗謐

宵旰增勞成功未覩而
明識宏畧任賢勿貳後來定亂諸臣皆拔自
特達之知遂以經緯天地重就清晏故
廟爲
清
文宗
穆宗皇帝稟
兩宮懿訓再造區宇
一人垂拱於上百爾奔走於下中土既平苗回並戢自昔中葉多
故若晉室之隆卒保江東唐平安史遂階藩鎭跋扈之患
皆以域中寇亂一蹶不振惟
帝昔定偉烈爲方冊冠將錫海內臣民以永永安集之福早棄天

下弗究厥施至於今日哀慕之聲未已故
廟爲
淸
穆宗古之有國者英君誼辟恆不多覯殷商聖賢六七不皆有成
績可稽詩美成康史言文景繼世者必爲至我
朝
神聖代興開闢僅見推其指要可得而言養與教咸盡其道而已
聖祖
高宗前後普免田賦數至億萬
列聖建元介壽諸鉅典詔蠲逋賦亦動逾一二千萬迨粵寇鴟張
度支告匱而不肯行一厲民之政視師者榷商稅以濟餽
事過即

詔停減江浙甫復永減漕額誠天地浩蕩之仁也
世祖首定律令芟除冤濫
聖祖每遇讞獄遲囘慎重至再至三時以此意諭勉臣下
世宗
高宗
仁宗明罰敕法權衡科律析及毫芒世守兢兢好生之德古無與
比
深宮修省止於至善自
朝逵野在綱不紊羣臣士庶莫不有當然之矩矱俾之率履
以自納於理道之歸非不示含宏而必不干譽以妨政非
不存矜恤而必不蓄莠以害苗
心法相承繼繩加密光天之下海隅蒼生咸曉然於

聖人之愛我此其所以貽無疆之景福式克至於今日休也欽臣
往誦蔣氏東華錄粗知梗概從事史館敬繹乾隆以次各
朝爲續編病蔣氏簡略復自天命迄雍正錄之加詳然後
列聖圖治鴻模可循迹推求而得其
精心所注刻既成謹颺言簡端用告後世治國聞者於虖讀是編
者敬念
累朝高厚之施必將感奮興起吏修其職民勤其業庶對揚
列祖休命以仰答我
皇上生成之恩是則臣區區纂輯之微意也夫光緒十年歲次甲
申閏五月

東華錄目錄

起天聰元年正月盡十二月天啟七年

天聰三

起二年正月盡十二月明莊烈帝崇禎元年

天聰四

起三年正月盡十二月崇禎二年

天聰五

起四年正月盡十二月崇禎三年

天聰六

起五年正月盡十二月崇禎四年

天聰七

起六年正月盡十二月崇禎五年

天聰八

起四年正月盡十二月崇禎十二年

崇德五

起五年正月盡十二月崇禎十三年

崇德六

起六年正月盡十二月崇禎十四年

崇德七

起七年正月盡十二月崇禎十五年

崇德八

起八年正月盡八月庚午崇禎十六年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太祖高皇帝姓愛新覺羅氏先世發祥於長白山山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餘里山之上有潭曰闥門周八十里源深流廣鴨綠混同愛滹三江出焉鴨綠江自山南西流入遼東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流入北海愛滹江東流入東海三江孕奇毓異產珠爲世寶重其山風勁氣寒奇木靈藥應候挺生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下有池曰布爾湖里相傳有天女三長恩古倫次正古倫次佛庫倫浴於池浴畢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告二姊曰吾身重不能飛昇奈何二姊曰吾等列仙籍無他虞也此天授爾娠俟免身來未晚言已別去佛庫倫尋產一男生而

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以愛新覺羅爲姓名布庫里雍順天生汝以定亂國其往治之汝順流而往卽其地也與小舠乘之母遂淩空去子乘舠順流下至河步登岸折柳枝及蒿爲坐具端坐其上是時其地有三姓爭爲雄長日搆兵相仇殺亂靡由定有取水河步者見而異之歸語衆曰汝等勿爭吾取水河步見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虛生此人衆往觀皆以爲異因詰所由來答曰我天女所生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亂者且告以姓名衆驚曰此天生聖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爲舁迎至家三姓者議曰我等盍息爭推此人爲國主以女百里妻之遂定議妻以百里奉爲貝勒其亂乃定於是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一作鄂謨輝）之野俄朵里（一作鄂多理）城國號滿洲是爲開基之始越數世以後不善撫其衆國人叛布庫里雍順之族被戕有

幼子名范（一作樊）察者遁於荒野國人追之會有神鵲止其首追者遥望鵲棲處疑為枯木遂中道而返范察獲免隱其身以終自此後世俱德鵲誡勿加害云數傳至　肇祖原皇帝諱都督孟特穆生有智畧慨然以恢復爲志計誘先世仇人之後四十餘人至蘇克蘇滸（二字或作素護）河虎攔（或作呼蘭）哈達山下赫圖阿哈地距俄朵里城四千五百餘里誅其半以雪祖仇執其半以索舊業既得遂釋之於是　肇祖居赫圖阿喇地（謹案開國方畧在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後稱興京）生子二長充善次褚宴充善生子三長妥羅次妥義謨次錫寶齊篇古錫寶齊篇古生子一即　興祖直皇帝諱都督福滿　興祖生子六長德世庫次劉（一作瑠）闡次索長阿次即　景祖翼皇帝諱覺昌安次包（一作寶）朗阿次寶實　景祖居赫圖阿喇地德世庫居覺爾察地劉闡居阿哈河洛地索長阿居河洛噶善地包朗阿居尼麻喇

地寶實居章甲地分築五城距赫圖阿喇城近者約五里遠者約
二十里環衛而居稱為甯古塔貝勒是為六祖德世庫生子三長
蘇赫臣代夫次譚圖次尼陽古篇古劉闡生子三長陸虎臣次馬
甯格次門圖索長阿生子五長李泰次吳泰次綽奇阿注庫次龍
敦次飛永敦　景祖生子五長禮敦後號巴圖魯追封武功郡王次額爾袞後追
封郡王諡慧哲次界堪界一作齋後追封郡王諡宣獻次即　顯祖宣皇帝諱塔克世次
塔察篇古後追封貝勒諡恪恭包朗阿生子二長對秦次稜敦寶實生子四
長康嘉次阿哈納次阿篤齊次多爾郭齊是時近地部落中有名
碩色納者生子九俱强悍又有名加虎一作嘉呼者生子七俱輕捷多
力嘗身披重鎧連躍九牛二族恃其强侵陵諸路　景祖素多才
智子禮敦又英勇率諸貝勒往征破碩色納子九人滅加虎子七
人盡收五嶺東蘇克蘇滸河西二百里內諸部由此國益强盛尋

有寶賓之子阿哈納渥濟格欲聘薩克達路長巴斯翰巴圖魯之妹往結婚巴斯翰巴圖魯曰爾雖甯古塔貝勒但家貧吾妹不妻汝阿哈納曰爾不從吾不已也截髮畀之而還後巴斯翰巴圖魯以妹妻董鄂部主克轍巴顏之子額爾機瓦爾喀額爾機瓦爾喀自妻家薩克達之地回至阿布達里嶺被托漠河部長額吐阿祿部下九賊截殺之九賊中亦有名阿哈納者賊呼其名聞者傳語克轍巴顏於是克轍巴顏曰往者甯古塔阿哈納渥濟格欲聘之女吾子娶之想因此見殺於甯古塔貝勒也時哈達萬汗聞之使人告克轍巴顏曰汝子非甯古塔人所殺乃額吐阿祿部下九賊殺之我擒以與爾復爾仇爾歸附我克轍巴顏曰吾子被殺奈何又欲降我此必甯古塔人以額吐阿祿地遠故爲飾詞以誘謝耳吾等乃比鄰兄弟若直在甯古塔人可令餽哈達金帛執九賊與

我面質九賊詞服果非甯古塔人所殺則所餽哈達金帛吾倍償之時有索長阿家人額克秦聞之告其主索長阿嵩遣人紿克轍巴顏曰爾子乃我部下額爾奔格與額克青格所殺我部下人我當殺之爾以金帛與我克轍巴顏曰哈達萬汗旣稱額吐阿祿部下九賊所殺爾又云爾部人所殺皆爾甯古塔人欺我也遂爲仇怨引兵攻掠甯古塔貝勒所屬東南二路甯古塔貝勒幾不能支相與謀曰我等皆一祖所生分居十二處勢渙散難相聲援當聚族而居旣定議索長阿子吳泰又敗其議曰一處何可居也將不爲孳息畜產地乎今不必聚居借兵於哈達萬汗便哈達萬汗吳泰婦翁也於是借兵攻董鄂部二次獲其數寨初未借兵之先甯古塔貝勒與哈達萬汗互爲婚媾自借兵後甯古塔貝勒稍示弱焉〈顯祖嫡妃喜塔喇氏乃阿古都督女是爲　宣皇后生子三

長卽　上也　宣皇后孕十三月乃生歲己未是爲明嘉靖三十八年也次舒爾哈齊號達爾漢巴圖魯（後追封親王諡莊）次雅爾哈齊（後追封郡王諡通達）繼妃納哈氏哈達萬汗所養族女生子一名巴雅喇號卓禮克圖（後追封篤義貝勒諡剛果）庶妃生子一名穆爾哈齊號青巴圖魯（後追封誠毅貝勒諡勇壯）先是望氣者言滿洲將有聖人出戡定衆亂統一諸國而履帝位及　上生龍顏鳳目偉軀大耳天表玉立聲若洪鐘儀度威重舉止非常騎射軼倫剛果能斷凡所覩記終身不忘國人稱曰聰睿貝勒　上十歲時　宣皇后崩繼妃納喇氏撫育寡恩年十九俾分居予產獨薄後　顯祖知　上有才德復厚予之仍辭讓諸弟時諸國紛亂滿洲國之蘇克蘇滸河部渾河部王甲（一作完顏）部董（一作棟）鄂部哲陳部長白山之訥殷部鴨綠江部東海之渥（一作窩）集部瓦爾喀部庫爾喀部扈（一作呼）倫國之烏喇（一作拉）部哈達部

葉赫部輝發部爭爲雄長互相攻戰　上恩威並用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始以一旅之師漸削平諸部而統一之繼以尼堪外蘭搆釁於明害我　二祖乃奮志復仇伐明以伸大義取遼東廣甯諸地剏立宏業天佑人歸混一區宇之基實肇於此

癸未（明神宗萬曆十一年）春二月先是蘇克蘇滸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搆明甯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勒（一作哷）城主阿太章京及沙濟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蘭兵符率遼陽廣甯二路兵進成梁圍阿太章京城遼陽副將圍阿亥章京城城中見兵至逃者半被圍者半遼陽副將克沙濟城殺阿亥章京復與成梁合兵攻古勒城阿太章京妻乃禮敦女　景祖聞警恐女孫被陷偕　顯祖往救既至古勒城見成梁兵方接戰令　顯祖俟於城外獨入城欲攜女孫歸阿太章京不從　顯祖俟良久亦入城探之成梁

攻古勒城其城據山依險阿太章京守禦甚堅數親出繞城衝殺成梁兵死者甚衆不能克因責尼堪外蘭起釁敗軍之罪欲縛之尼堪外蘭懼請身往招撫卽至城大呼紿之曰大兵旣來豈遂捨汝而去爾等危在旦夕主將有命凡士卒能殺阿太來降者卽令爲此城之主城中人信其言遂殺阿太以降成梁誘城內人出盡屠之尼堪外蘭復搆明兵並害 景祖 顯祖 上聞之大慟勃然震怒往詰明邊吏曰我 祖 父何故被殺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讐也明遣使謝曰非有意也誤耳乃歸 二祖喪與敕三十道馬三十匹封龍虎將軍復給都督敕書 上謂使臣曰害我祖 父者尼堪外蘭所搆也必執以與我乃已明使臣曰前因誤殺故與敕書馬匹又與都督敕書事已畢今復過求我當助尼堪外蘭築城於甲版一作嘉班令爲爾滿洲國主矣於是國人信之皆歸

尼堪外蘭 上同族甯古塔諸祖子孫亦欲害 上以歸尼堪外蘭尼堪外蘭又迫 上往附 上曰爾吾 父部下人也搆明兵害吾 祖 父憾不能手刃汝豈反從汝偷生人能百歲不死乎自是憾益深適蘇克蘇滸河部撒爾湖（一作薩爾滸）城主諾米（一作納密）納之兄瓜（一作卦）喇為尼堪外蘭所譖明撫順所守吏責治之諾米納與同部嘉木湖（一作嘉穆瑚）寨主噶哈善哈斯虎（思虎一作斯瑚）沾河寨主常書及弟揚書俱忿恚相議曰與其倚賴此等人何如附愛新覺羅甯古塔貝勒也遂來歸 上椎牛祭 天將與盟四部長言於 上曰念我等首先效順幸愛如手足毋以編氓遇我乃盟 上日夜思復 祖 父讎以 顯祖遺甲十三副謀伐尼堪外蘭時年二十有五

夏五月 上起兵征尼堪外蘭期撒爾湖城主諾米納以兵來會

索長阿子龍敦誘諾米納之弟奈（一作鼐）喀達曰明助尼堪外蘭築城甲版令為滿洲國主哈達國萬汗又助之爾何故附 聰睿貝勒耶奈喀達以語諾米納遂背盟不以兵來會 上攻圖倫城尼堪外蘭豫知之棄軍民攜妻子遁於甲版 上克圖倫城而歸當是時兵百人甲三十副而已

六月德世庫劉闡索長阿寶實等子孫忌 上英武同謀害 上夜將半潛至城欲登 上心動起披棉甲帶弓矢持刀登城望之賊方緣梯而上見 上至皆遁去

秋八月 上復率兵攻尼堪外蘭於甲版時撒爾湖城諾米納奈喀達陰遣人告之尼堪外蘭奔撫順所邊東河口臺欲進邊 上以兵躡其後明邊兵出口擊逐尼堪外蘭我兵見之疑明兵督尼堪外蘭來戰遂勒兵立營是夜尼堪外蘭乘機遁其部下來歸者

曰不戰何也明兵乃擊逐尼堪外蘭不容入邊耳　上怒曰若非
諾米納奈喀達往告之尼堪外蘭已成擒矣尋諾米納奈喀達謂
上曰渾河部之杭甲（一作嘉）及扎庫木（一作穆）二路汝勿侵東佳（一作棟嘉）及把（一作巴）爾達二城吾讐也可取其地畀我否則吾不容爾兵
由吾邊界行也　上愈怒噶哈善哈思虎及常書楊書忿然曰不
先破諾米納吾等皆附諾米納矣　上遂定計佯與諾米納約合
兵往攻把爾達城紿之曰爾可率師先戰諾米納不從　上曰爾
以兵仗予我我卽先戰諾米納以兵仗授我軍　上既得兵仗遂
執諾米納奈喀達誅之取撒爾湖城而回衆有來歸者　上悉還
其妻孥遣之其衆復修撒爾湖城以叛○尼堪外蘭族屬及先附
國人相謂曰尼堪外蘭前爲追兵所迫幾至危亡往奔明明尙不
容且擊逐之豈肯築城甲版令爲滿洲主乎遂皆背之尼堪外蘭

懼擒其子及近屬兄弟數人逃於鵝爾渾（一作鄂勒歡）築城居之　上以同母妹妻噶哈善哈思虎○寶實之子康嘉與綽奇塔覺善同謀糾合哈達國萬汗兵以渾河部兆佳城長李岱（一作理）爲鄉導劫

上所屬瑚濟寨而去分所獲於中途　上部將碩翁科羅巴圖魯安費揚古（後爲一等大臣）及巴遜率十二人追及之奮勇突入敗哈達兵殺四十人獲所掠而還

九月有賊乘夜陰晦至　上所居欲拔寨潛入有犬名揚古哈四顧驚吠　上覺而起令長女及二子潛避持刀叱曰外至者誰也既至何不入爾不入我即出矣爾能攖我鋒耶因以刀柄擊窗欞復奮足撼窗爲由窗而出之狀既而仍由戶出賊驚走時　上有從人帕海宿牖下被賊刺死

甲申（明萬歷十二年）春正月先是兆佳城李岱引哈達來侵至是　上率

兵征之途遇大雪至噶哈嶺路險峻難登時諸叔兄弟勸　上回兵　上不允曰李岱我同姓兄弟乃自相戕害反爲哈達鄉導豈可恕耶遂鑿山爲磴單士鱗次立以繩束馬曳之踰嶺至兆佳城下時索長阿之子龍敦豫使人密告李岱李岱鳴角集衆登城以待衆曰彼有備未易攻姑回兵便　上曰吾固知其有備而來何遽回耶遂督衆圍城攻克之獲李岱宥其死而豢養之○龍敦又搆　上繼母之弟薩木占曰爾姊今在吾家爾宜與吾合謀薩木占惑其言遂率族衆邀噶哈善哈思虎於路殺之　上聞之大怒欲聚衆收其骸骨諸族昆弟皆與龍敦謀無一人往　上率近侍數人行有族叔居尼麻喇城中名稜敦一作楞敦者止之曰諸族皆仇汝否則汝妹夫何以見殺宜勿往　上不聽披甲躍馬登城南橫岡引弓疾馳復回向城下大呼曰有害我者速出聞者皆惴懼無

敢出者遂收其骸骨以歸　上不以外姓爲嫌移骸骨入室殯以所御冠履衣服厚葬之

夏四月　上瞥悟絕倫臨機應變倉卒合度嘗夜寢聞戶外有聲披衣起令匿諸子女佩刀持弓矢潛出戶伏煙突旁伺之時陰晦無所見少頃賊將偪煙突旁忽有電光照見遂以刀背擊之仆呼近侍洛漢一作翰縛之洛漢曰何必縛也宜殺之　上念若殺此賊其主必顯與我爲難儻加兵於我我衆寡不敵仍佯詢曰爾非盜牛來耶賊以盜牛應洛漢又曰誑言也實欲害吾主殺之便　上曰果盜牛也遂縱之去

五月　上每至夜分方寢息忽有婢不就臥犇鐙坐竈旁乍然乍滅　上察其狀有異遂起衷短甲外襲常服佩刀攜弓矢佯如廁値昏黑中莫能辨熟視院旁籬落缺處隱然有人如探伺者乃控

弦以待俄而賊偪遂射之賊卻身避中其衣驚遁　上追及之又射貫兩足踣地擊其首昏眩縛而撻之詢其名為義蘇（一作伊素）諸弟及近侍曰殺之固宜何撻焉　上曰此非汝所知殺之適以起釁若其主以兵攻我劫我儲蓄我糧匱則部下叛部下叛則我等孤立何以禦敵且我又何肯以殺人為他人藉口耶遂釋之　上之深沈有大度類如此

六月　上率兵四百征納木占薩木占訥申萬濟漢（一作完濟翰）以復噶哈善哈思虎之仇攻馬兒墩（一作瑪爾墩）寨其寨踞山巔勢險峻乃設大牌三蔽矢石並列而進至險路分其一前行其二繼之近寨丈許路愈隘分三牌相次而攻敵寨飛石擂木齊下前牌被摧單退次牌下次牌又摧復退於三牌下戰士並集牌不能蔽難仰攻

上立寨下相去十餘步有斷木長二尺餘隱其足發一矢中寨

主訥申面貫耳復射四人踣之敵兵遂卻 上引兵遙圍其寨絕彼汲道攻至四日其夜令戰士跣足緣巖而上遂取馬兒墩寨訥申萬濟漢奔界凡（一作藩）○時董鄂部衆貝勒議曰昔甯古塔貝勒借哈達國萬汗兵攻我取我數寨今彼與哈達國相讐吾等宜乘機攻之用蟒毒淬箭爲攻具適其部內亂 上聞之與衆計曰董鄂部內亂宜往攻衆諫曰兵未可輕入其境幸而勝誠善儻有失奈何 上曰我不乘機先發儻彼復合好必加兵於我矣衆曰善秋七月 上率兵五百征董鄂部其部主阿海巴顏（一作延）聚兵四百於所居齊吉答（一作達）城閉城以待 上圍其城垂陷會大雪罷攻 上率十二人伏濃煙中城內謂兵已退引衆出 上突出擊之斬四人獲甲二副會王甲部之孫扎秦光滾（一作遜扎沁廣衮）謁 上曰翁郭落（一作翁鄂洛）吾仇也曾爲所縛乞一旅助我破之 上念旣

興兵至此宜乘此甚定一方遂以兵夜馳赴之孫扎秦光滚有兄子戴度罷爾根密使人通於兪郭落故豫知我軍至收兵入城我兵縱火焚城樓及村中廬舍　上乘屋巔射城中城中鄂爾果尼射　上中首貫胄傷入指許　上拔箭見敵趨過卽以所拔箭從煙突隙處迎射之貫其股應弦而踣　上被創流血至足猶鏖戰不已敵有名羅（一作洛）科者乘烈焰中潛偪突發一矢中　上項害然有聲穿鎖子甲護項　上拔之鏃卷如鉤血肉併落衆見　上創甚競趨而前欲登屋扶掖以下　上止之曰汝勿來恐爲敵窺我當徐下時項下血涌如注以一手捫創處一手拄弓而下二人掖而行忽迷仆諸臣皆大驚相怨咎少甦裹創迷而復甦者數四甦輒飲水凡一晝夜血猶不止裹創厚寸餘至次日未時血始止於是棄垂下之城而還　上創愈復率兵攻克兪郭落城獲鄂爾

果尼及羅科諸臣請誅之　上曰兩敵交鋒志在取勝彼爲其主乃射我今爲我用不又爲我射敵耶如此勇敢之人若臨陣死於鋒鏑猶將惜之奈何以射我故而殺之乎乃擢鄂爾果尼羅科爲牛彔額眞統轄三百人諸臣皆頌　上大度云
乙酉明萬歷十三年春二月　上率披甲之士二十五卒五十略界凡寨内有備無所俘獲引兵還界凡與撒爾湖東一作棟佳把爾達四城之主合兵四百追襲至界凡南太蘭岡之野其部長訥申把穆尼從步軍中疾馳而至　上見之單騎回擊訥申訥申刃已先及斷上所執鞭　上揮刀斷其背墜馬死復轉射把穆尼斃之追兵逡巡卻立我軍告　上曰馬疲甚奈何　上曰爾等下馬步行佯以弓弰拂雪爲拾矢狀徐引馬過嶺飲以鹽水飼以炒麪休息之予伏此爲綫敵計遂令衆先行　上駐馬訥申把穆尼屍旁其部

衆呼曰汝不去何也豈殺其人尙欲食其肉耶聽我等收其骸骨何如　上曰訥申與我爲難今得殺之卽食其肉亦宜言畢始行又念我軍去未遠率七人爲伏悉露其冑而立訥申部衆見之呼曰汝有伏我已知之矣且呼且卻　上引兵徐還不遺一騎

夏四月　上率步騎五百人征哲陳部值大水道衆還留八十人被棉甲者五十被鐵甲者三十略地而前有加哈地名蘇枯賴虎一作蘇庫賴呼者潛往告之於是托漠河一作托摩和章甲一作嘉把爾達撒爾湖界凡五城合兵禦我後哨章京能古德偵諳路兵集奔告於上由他道突過弗遇　上恃有後哨遂深入遥見敵兵八百餘陳界凡之渾河抵南山有尼麻喇城包朗阿之孫札親桑古里二人見敵衆大懼解其甲與人　上怒曰爾平日自雄於兄弟鄉黨間今臨陣何懼敵衆反解甲與人耶乃親執纛先近敵陣下馬驅馬

囘率弟穆爾哈齊及近侍顏一作延布祿兀淩噶一作烏凌阿直前衝擊奮勇射之殺二十餘人敵兵爭渡渾河而遁　上熱甚卸冑甲不及解以手斷其扣坐而休焉後隊諸將方至皆曰宜乘勝追擊之　上怒其遲至不應時敵兵已渡河登岸　上憩未移時復冑率兵追斬四十五級　上又與弟穆爾哈齊躡其後追至吉林巖見敵兵十五人由旁徑來　上恐爲敵所見去冑上纓隱身以待射先至者一人貫其脊而殪穆爾哈齊又射殪一人餘悉墜巖死旣收軍　上曰今日之戰以四人而敗八百人之衆　天助我也乃還

秋九月　上率兵攻蘇克蘇滸河部安土一作圖瓜爾佳城破之斬其城主諾一莫渾一作諾謨琿

丙戌明萬歷十四年夏五月　上攻渾河部播一混一作貝琿寨克之

秋七月　上率兵攻哲陳部托漠河城值雷雨罷兵越數日　上復率兵往招撫之下其城卽星馳往征尼堪外蘭越相鄰爲難諸部徑攻鵞爾渾城克之時尼堪外蘭他出索之不獲城外有四十餘人猝遇兵他遁前行一人戴氊笠被青棉甲　上望見疑爲尼堪外蘭奮身往追爲四十人所環偪衆矢交發射　上中胸貫肩下被創三十餘猶鏖戰不退射殪八人斬一人餘皆竄遁回至城內斬漢人十九人又執被箭者六人卽以其箭深入之令傳諭明邊吏執送尼堪外蘭否則興兵征明乃旋師明邊吏使人復曰尼堪外蘭既歸我未便執送爾自來殺之可也　上曰爾等叵測將誑我耶使者又言毋事親征止遣少兵來卽執與汝於是　上命齋薩率四十人往尼堪外蘭聞我兵至欲登臺以避明人去其梯執尼堪外蘭付齋薩斬之而歸明自此歲輸銀八百兩蟒段十五

匹通和好焉

丁亥（明萬曆十五年）春正月　上於碩里口虎攔哈達東南加哈河兩界中之平岡築城三層並建宮室

夏六月壬午始定國政禁悖亂戢盜賊法制以立○　上率兵征哲陳部克山寨誅寨主阿爾泰

秋八月戊午朔　上命巴圖魯額亦都（後爲一等大臣世襲果毅公）率兵取把爾達城額亦都至渾河河漲不能涉以繩聯軍士魚貫而渡率精銳數人乘夜攻之梯城而上城中人迎拒額亦都跨城堞而戰身中五十創殊死戰不退城中人皆潰遂克之○　上率兵攻洞城克之降其城主扎海以還

戊子（明萬曆十六年）夏四月哈達國萬汗之子貝勒扈爾干（一作瑚爾罕）以女來歸遣其子戴善送至　上納其女設宴成禮初　上出迎時至

洞城之野有乘馬佩刀弓矢過者　上問左右曰誰也左右曰此董鄂部人善射部中無出其右所稱善射鈕翁金是也　上召鈕翁金至指百步外柳命之射鈕翁金發五矢中其三上下相錯上發五矢皆中衆視之五矢所集僅五寸許衆共歎爲神技云○時蘇完部主索爾果率本部軍民來歸　上以其子費英東佐理政務（後爲一等大臣世襲信勇公）　又董鄂部主克徹巴顏之孫何和哩亦率本部軍民來歸　上以長女妻之（後爲一等大臣世襲勇勤公）　又雅爾古寨扈喇虎因殺其族人率軍民來歸　上以其子扈爾漢爲養子賜姓覺羅任侍衛（後爲一等大臣世襲子爵）是時　上招徠各路歸附益衆環境諸國有逆命者皆削平之國勢日盛明亦遣使通好歲以金幣賜我國產東珠人葠紫貂元狐猞猁猻諸珍異之物足備服用於撫順清河寬甸靉陽四關口互市以通商賈自此國富民殷云

秋九月先是　上如葉赫國其貝勒楊吉砮（一作努）　上爲非常人謂　上曰我有幼女俟其長當奉侍　上曰汝欲結姻盟盍以年已長者妻我楊吉砮答曰我非惜長女不予恐此女未足稱嘉耦幼女儀容端重舉止不凡堪爲君配　上遂聘之（謹案開國方略注事在乙酉年前）至是楊吉砮已卒其子貝勒納林布祿送妹來歸　上率諸貝勒大臣迎之大宴禮成是爲　孝慈高皇后卽　太宗母也○　上率兵征王甲城夜過東星阿地有星隕大如斗有光士馬皆驚　上知爲克敵之象遂進兵至王甲城攻克之斬其城主戴度墨爾根

乙丑（明萬歷十七年）春正月　上率兵征兆佳城主甯古親（謹案開國方略注獲李岱後甯古親代爲城長擁兵負固）伏兵城下時城內兵百人出伏兵不卽擊引弓射之敵大驚奔突衝　上前　上獨入百人中手刃九人餘衆悉

潰走攻四日城將下我兵弛備爭俘獲聚而譁 上見之解甲授侍臣爾護被之曰我兵互爭恐自相蹂躪爾往禁之爾護往弗爲禁亦爭取焉 上又以棉甲授巴爾太被之曰敵將遁趣取吾甲巴爾太往因諠譁未息不卽至適敵兵十一人突出索長阿之孫旺善（武泰第三子）爲敵撲仆地踞其身欲刺 上未及甲奮身直入發矢中敵人額應弦而踣援旺善起衆兵乃至克其城斬甯古親而還

辛卯（明萬歷十九年）春正月 上遣兵畧長白山之鴨綠江路盡收其衆

○葉赫貝勒納林布祿遣使宜（一作伊）爾當阿擺（一作拜）斯漢來告曰烏喇哈達葉赫輝發滿洲言語相通勢同一國豈有五主分建之理今所有國土爾多我寡盍將額爾敏扎庫木（一作穆）二地以一與我 上曰我乃滿洲爾乃扈倫爾國雖大我豈肯取我國卽廣爾

豈得分且土地非牛馬比豈可割裂分給爾等皆執政之臣不能各諫爾主奈何靦顏來告耶叱之歸既而葉赫哈達輝發三國貝勒合謀各遣使來納林布祿遣尼喀里圖爾德哈達貝勒孟(一作蒙)格布祿遣戴穆布輝發貝勒拜音達里遣阿喇敏及至 上宴之圖爾德起請曰我主有言欲相告恐觸怒見責奈何 上曰爾不過述爾主之言耳所言善吾聽之如出惡言吾亦遣人於爾主前以惡言報之吾豈爾責乎圖爾德曰我主云欲分爾地爾不與欲令爾歸附爾又不從儻兩國興兵我能入爾境爾安能蹈我地乎

上大怒引佩刀斷案曰爾葉赫諸舅何嘗親臨陣前馬首相交破胄裂甲經一大戰耶昔哈達國孟格布祿戴(一作岱)善自相擾亂故爾等得以掩襲之何視我若彼之易也況爾地豈盡設關隘吾視蹈爾地如入無人境晝即不來夜亦可往爾其奈我何昔吾以

先人之故問罪於明明歸我喪遺我敕書馬匹尋又授我左都督敕書已而又齎龍虎將軍敕書歲輸金幣汝父見殺於明曾未得收其骸骨徒肆大言於我何爲也遂作書遣巴克什阿林察持往且諭之曰爾將此書至葉赫兩貝勒前誦之若懼而不誦即居彼勿復來見我遂遣之行葉赫貝勒布寨（一作齋）聞之使人迎至家索視書阿林察出書誦之布寨曰我既見書不必令吾弟納林布祿見也阿林察曰我主有命此書不令俱見勿復回布寨曰吾弟言辭不遜汝主怒之甚是但吾弟見書又恐有傷於汝耳阿林察乃還未幾長白山所屬朱（一作珠）舍里訥殷二路同引葉赫兵劫我東界葉臣所居洞寨葉臣入告　上曰任彼劫之可也此不過我同國之人遠附葉赫劫掠我寨耳朱舍里訥殷二路終當爲我有也

壬辰明萬歷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太宗文皇帝生
癸巳明萬歷二十一年夏六月葉赫貝勒布寨納林布祿因與 上有隙糾哈達貝勒孟格布祿烏喇貝勒滿泰輝發貝勒拜音達里四國合兵劫我戶一作瑚布察寨 上率兵追之伏步兵於途少引兵亦畧哈達國富兒家齊一作富勒佳齊寨而還哈達兵追至 上欲引敵至伏兵處令我兵前行獨殿後有三人聯騎揮刀追偪又一人揮刀迎擊於前 上以兵刃自後至猶可避自前至恐傷面目及手遂引弓射前至者又其人在右發矢未便因回身從馬項上射之中馬腹遂逸去其三人乘發矢時掩至 上乘馬驚躍幾墜賴右足據鞍得復乘遂射孟格布祿馬踣地其家人泰穆布祿以所乘馬與其主乘之奔回 上率騎兵三人步兵二十人回兵追擊斬十二人獲甲六副馬十八匹乃還

秋九月葉赫貝勒布寨納林布祿哈達貝勒孟格布祿烏喇貝勒滿泰之弟布占泰輝發貝勒拜音達里北嫩河蒙古科爾沁貝勒瓮阿代（一作翁阿岱）莽古思（一作斯）明安席北（一作錫伯）部卦爾（一作勒）察部及滿洲長白山所屬朱舍里路長紓楞格訥殷路長搜（一作藪）穩塞（一作色）克什九姓之國合兵分三路來侵　上聞之遣兀里堪（一作武理堪後爲前鋒將世管佐領）由東路往偵兀里堪既行距　上所駐城將百里度嶺羣鴉競噪若阻其行者欲還鴉乃散再行鴉復噪飛鳴撲面幾不能前兀里堪異之馳歸告　上　上命由扎喀路向渾河部偵之兀里堪復馳往見敵兵營渾河北岸方夜爨火密如星將乘夜渡沙濟嶺而來兀里堪偵實奔告時夜已過半　上曰日者聞葉赫兵來今果然我軍昏夜出恐驚國人傳語諸將期旦日啟行遂就寢甚酣妃富察氏呼　上覺謂曰爾方寸亂耶懼耶九國兵來攻

豈酣寢時耶　上曰人有所懼雖寢不成寐我果懼安能酣寢前聞葉赫兵三路來侵因無期時以爲念既至吾心安矣吾若有負於葉赫天必厭之安得不懼今我順天命安疆土彼不我悅糾九國之兵以戕害無咎之人知天必不佑也安寢如故及旦　上食已率諸貝勒大臣詣　堂子拜復再拜祝曰　皇天后土上下神祇我與葉赫本無釁端守境安居彼來搆怨糾合兵眾侵陵無辜天其鑒之又拜祝曰願敵人垂首我軍奮揚人不遺鞭馬無顛躓惟祈默佑助我戎行祝畢遂引兵至拖克索地立渡處誡軍士曰盡解爾蔽手去爾護項或項臂傷亦惟天命不然身先拘繫難以奮擊我兵輕便破敵必矣眾皆如　上命行至扎喀之野扎喀城城守𤏲護山三一作坦二人來告曰敵兵辰時已至攻城不克退攻黑赫一作濟格城敵兵甚多奈何眾聞之色變扎喀城有名郎塔

里（一作塔哩）郎者後至呼曰貝勒安在我兵幾何言訖遂登山望之告
上曰若以敵兵爲多我兵亦豈少耶昔征明時彼兵漫山野我
僅二三百人尚敗其衆我國之人驍勇敢戰必敗敵兵如不勝吾
甘軍法衆聞言心始安　上使人往偵謂曰敵若還軍乘夜擊之
否則且日接戰時敵兵運糧紛立營壘偵者得實具告　上遂駐
軍是夕葉赫營有一人來降者言葉赫貝勒布寨納林布祿兵萬
人哈達貝勒孟格布祿烏喇貝勒布占泰輝發貝勒拜音達里兵
萬人蒙古科爾沁貝勒翁阿代莽古思（一作斯）明安及席北部卦爾
察部兵萬人凡三萬人我軍聞之復色變　上曰爾等勿憂吾必
不疲爾力俾爾苦戰惟壁於險隘誘之使來若來我兵迎擊之否
則四面列陣以步軍徐進彼部長甚多兵皆烏合勢將觀望不前
其爭先督戰者必其貝勒我以逸待勞傷其貝勒一二人彼衆自

潰我兵雖少奮力一戰因可必勝耳遂於旦日進兵初葉赫兵攻黑濟格城未下是日又攻　上至古勒山對黑濟格城據險結陣令各旗貝勒大臣整兵以待遣巴圖魯額亦都率百人挑戰葉赫兵見之罷攻城引兵來戰我軍迎擊敗之斬九人敵稍卻葉赫貝勒布寨金台石台什一作錦及蒙古科爾沁三貝勒復併力合攻布寨突前所乘馬觸木而踣我兵名吳武一作談者趨而前踞其身刺殺之敵遂亂葉赫貝勒等見布寨被殺皆慟哭他貝勒大亂膽落棄眾奔潰科爾沁貝勒明安馬被陷遂棄鞍祼身乘驏馬走　上縱兵掩擊積屍滿溝壑追奔至哈達國柴河寨之南渥烏一作黑運地是夜結繩截路邀殺敗兵甚眾明日一卒擒烏喇貝勒布占泰見上曰我獲一人將殺之彼大呼勿殺願自贖因縛之來跽　上前　上曰爾何人也對曰烏喇貝勒滿泰之弟布占泰也恐見殺

未敢明言生死惟貝勒命叩首不已　上曰汝等九部會兵侵害無辜天厭爾等昨已擒斬布寨彼時獲爾亦必殺矣今既見汝何忍殺語曰生人之名勝於殺人與人之名勝於取人遂解其縛賜猞猁猻裘豢養之是役也斬級四千獲馬三千匹鎧胄千副以整以暇而破九部三萬之眾自此軍威大震遠邇慴服矣

冬十月　上以朱舍里路長紓楞格以兵助敵遂遣兵征服朱舍里路獲紓楞格等寬宥其罪遷之以歸○訥殷路搜穩塞克什聚七寨人據佛多和山寨而居

閏十一月　上命巴圖魯額亦都扎爾固齊噶蓋碩翁科羅巴圖魯安費揚古督兵千人攻圍訥音佛多和山寨三月迺下斬搜穩塞克什

甲午十二年明萬歷二　春正月北科爾沁部蒙古貝勒明安喀爾喀五部

貝勒老薩始遣使通好自是蒙古諸貝勒通使不絕

乙未明萬歷二十三年夏六月上率兵攻克輝發所屬多壁城斬城守

克充格一作顔蘇猛格一作蘇蒙額二人還

丙申明萬歷二十四年春二月明遣官一員朝鮮官二員從者二百人來

上命我軍盡甲觀兵於外遇於妙宏廓地界迎入大城優禮答

遣之

秋七月遣布占泰歸國命圖爾坤黃一作煌占博爾焜一作覽蜚一作斐

揚古二人護送之未至其兄貝勒滿泰父子往所屬蘇瓦煙席欄一作蘇斡延錫蘭地修築邊壕父子淫村中二婦其夫夜入皆殺之及布

占泰至滿泰之叔貝勒興尼牙一作雅爭立欲殺布占泰因護送二

大臣嚴爲防範不能害興尼牙奔葉赫遂立布占泰爲烏喇國主

既定二人乃還

冬十二月烏喇貝勒布占泰感 上再生恩事如父以妹妻 上弟貝勒舒爾哈齊迎歸大宴成禮

丁酉明萬歷二十五年春正月葉赫哈達烏喇輝發同遣使告 上曰吾等不道兵敗名辱自今以後願復締前好重以婚媾葉赫貝勒布揚古願以妹歸 上金台石願以女妻 上次子代善 上許焉具鞍馬鎧冑爲聘更椎牛刑白馬祀 天設巵酒塊土及肉血骨各一器四國相繼誓曰既盟以後若棄婚姻背盟好其如此土如此骨如此血永墜厥命若始終不渝飲此酒食此肉福祿永昌誓畢 上亦誓曰爾等踐盟則已有渝盟者待三年不悛吾乃征之未幾 上遣將穆哈連征蒙古獲馬四十匹以還納林布祿奪其馬執送穆哈連於蒙古又以金台石所許女妻蒙古喀爾喀部貝勒介一作齋賽布占泰將滿泰妻都都祜所珍銅錘送納林布祿又

執我國所屬瓦爾喀部安褚（一作楚）拉庫內河二路眾所推服之羅屯噶哈石屯汪吉努三人送葉赫引其使人招誘安褚拉庫內河二路

戊戌（明萬歷二十六年）春正月　上命長子台吉褚英（一作燕）幼弟台吉巴雅喇與扎爾固齊噶蓋費英東統兵一千征安褚拉庫路星馳而往取屯寨二十餘所屬人民盡招徠之於是賜褚英號洪巴圖魯巴雅喇號卓禮克圖

冬十二月烏喇貝勒布占泰率從者三百人來謁　上以弟貝勒舒爾哈齊女妻之賜甲冑五十副敕書十道禮遣之○是年哈達貝勒孟格布祿所居城北溪中流血

己亥（明萬歷二十七年）春正月東海渥集部之虎（一作呼）爾哈路長王（一作旺）格張（一作彰）格率百人朝謁貢黑白紅三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自

此每歲朝謁其長博濟哩乞婚　上嘉其率先歸附因以大臣女
六配其六長
二月辛亥朔　上欲以蒙古字製爲國語頒行巴克什額爾德尼
扎爾固齊噶蓋辭曰蒙古文字臣等習而知之相傳久矣未能更
製也　上曰漢人讀漢文凡習漢字與未習漢字者皆知蒙古人
讀蒙古文雖未習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國之語必繹爲蒙古
語讀之則未習蒙古語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國之語製字爲難
反以習他國之語爲易耶額爾德尼噶蓋對曰以我國語製字最
善但更製之法臣等未明故難耳　上曰無難也但以蒙古字合
我國之語音聯綴成句卽可因文見義矣吾籌此已悉爾等試書
之何爲不可於是　上獨斷將蒙古字製爲國語剏立滿文頒行
國中滿文傳布自此始

三月始開金銀礦鐵冶

秋九月丁未朔先是哈達貝勒孟格布祿與葉赫貝勒納林布祿搆兵孟格布祿力不能敵以三子來質乞援　上命費英東噶蓋統兵二千助哈達駐防其地納林布祿聞之搆明開原通事代爲齎書誘哈達曰爾若執滿洲來援二將贖所質三子盡殲其兵二千人我妻汝以所求之女修前好焉孟格布祿惑其言約於開原城令其妻二人往議我駐防大臣得其情以告　上遂率兵征哈達貝勒舒爾哈齊請爲先鋒自試　上許焉命統兵一千爲前隊既抵哈達哈達出兵舒爾哈齊按兵不戰告　上曰彼兵出矣上曰豈謂此城無兵而來耶遂親督兵進擊時舒爾哈齊兵塡擁於前　上麾之使開路塞不能入乃沿城而行城上發矢軍士多被傷者　上督兵攻其城癸丑克之大將揚古利生擒孟格布祿

馳告、上命勿殺召之至甯飼進謁、上賜以所御貂帽豹裘麥發之盡服哈達屬城器械財物無所取室家子女完聚如故悉編入戶籍遣之以歸哈達之先本扈倫國姓納喇其始祖納齊卜一作布祿生尙延多爾和齊尙延多爾和齊生嘉瑪喀碩珠古嘉瑪喀碩珠古生綏屯綏屯生都勒喜都勒喜生克什納都督克什納都督生子二長徹徹穆次旺濟一作住外蘭克什一作習納都督爲族人巴代達爾漢所害徹徹穆之子萬奔席北部相近之綏哈城旺濟外蘭奔哈達主其部落後哈達人叛旺濟外蘭被殺其子博爾坤舍進一作博勒寬沙津殺其人以報父仇至綏哈城迎兄萬爲部主萬攻取附近諸部遠者又招徠之其勢乃盛遂稱爲汗國號哈達其時葉赫烏喇輝發及滿洲之渾河部俱屬之萬爲人殘暴黷貨無厭凡以事赴訴者賂金幣輒以曲爲直否則以直爲曲羣下效尤每

使人諸路皆驕縱無忌索貨賄鷹犬之屬下及雞豚悉被擾害又以好惡為毀譽萬不察其實惟𦍑下言是聽自戕其國以故所撫基業卽自敗之其民多叛投葉赫先附諸部皆叛萬汗卒子扈爾干繼之立八月卒弟康古魯繼之康古魯卒弟孟格布祿與扈爾干之子岱善爭奪久之得主其部至是滅其後　上欲釋孟格布祿歸國適孟格布祿與我國大臣噶蓋謀逆事洩俱伏誅

辛丑明萬歷二十九年春正月　上以女妻孟格布祿子吳一作武爾古代

○時明忌我國勢隆盛使人來曰爾何故伐哈達而取其國耶其復吳爾古代國　上從其言命吳爾古代同公主率所部民人以歸既而葉赫貝勒納林布祿糾蒙古兵數侵掠哈達　上遣使告明曰吾命吳爾古代還國今葉赫屢侵哈達奈何以吾所獲之國為葉赫所據耶明人置勿答時哈達饑國人乏食至明開原城乞

糧不與各歸妻子奴僕馬牛易粟食之　上惻然曰此吾所撫之赤子也何忍聽彼流離遂收哈達國人豢養之吳爾古代同公主來歸賜田宅人口服物器用備具○　上以諸國徠服人衆編三百人爲一牛彔每牛彔設額眞一先是我國凡出兵校獵不計人之多寡各隨族黨屯寨而行獵時每人各出一矢凡十人設長一人領之各分隊伍毋敢紊亂其長稱爲牛彔額眞至是遂以名官冬十一月乙未朔烏喇貝勒布占泰以其兄貝勒滿泰之女來歸迎宴如禮

癸卯明萬歷三十一年春正月初烏喇貝勒布占泰先聘葉赫貝勒布寨女又聘蒙古科爾沁貝勒明安女以鎧冑貂裘猞猁猻裘金銀槖駝鞍馬爲聘明安受其聘不予女布占泰遣使再求婚於　上曰我昔被擒待以不死俾主烏喇以公主妻我恩甚深我孤恩留聘

葉赫及蒙古女未敢告於　上今蒙古受聘悔婚我甚恥之但我旣蒙恩養乞𥚃非再降以女當每歲偕兩公主來朝　上允其請又以弟貝勒舒爾哈齊女妻之遣大臣以禮往送爲婚○　上自虎攔哈達南岡移於蘇克蘇滸河加哈河之間赫圖阿喇　祖居地築城居之以牛羊犒築城夫役者三

秋九月甲寅朔　孝慈高皇后疾篤思見母　上遣使至葉赫迎之后兄貝勒納林布祿不許止令僕人南太來覲　上諭曰汝葉赫諸舅無故掠我戸布察寨又率九姓之國合兵攻我汝葉赫哈達烏喇輝發四國因起兵開釁自服厥辜刑馬歃血祭天盟誓願聯姻通好汝葉赫背盟將許我國之女悉嫁蒙古今我國妃病篤欲與母訣又不許是終絶我好也汝如此兩國已復相讐我將𥚃罪汝邦城汝地不汝諱也遂遣之還○庚辰　孝慈高皇后崩

后年十四歸　上儀範端淑器度寛和莊敬聰慧不預外事詞氣婉順譽之不喜縱聞惡言而愉悅之色弗渝其常不好諂諛不信讒佞耳無妄聽口無妄言殫誠畢慮以奉事　上始終盡善及崩
上悼甚喪殮祭享儀物悉加禮不飲酒茹葷者踰月越三載始葬尼雅滿山岡

甲辰（明萬歷三十二年）春正月己未　上以　后病革時欲見母未能怒葉赫貝勒率兵征之壬戌克二城曰張（一作璋）曰阿氣（一作奇）蘭取其七寨俘二千餘人而還

乙巳（明萬歷三十三年）　上命於赫圖阿喇城外更築大城環之以牛羊犒役夫者五○初國人刨採人蔘未諳製法漬之以水明人佯不欲市國人恐朽敗急售鮮所利益　上教以製法令熟而乾之可以經久不急售仍許通市於明所濟甚衆民用益饒○蒙古喀爾

喀把岳忒（一作巴約特）部貝勒達爾漢巴圖魯之子台吉恩格德爾來朝獻馬二十匹　上曰彼越敵國而來益望恩澤於我也優賚遣之

丙午（明萬歷三十四年）冬十二月台吉恩格德爾又率蒙古五部喀爾喀諸貝勒之使進駝馬來朝尊　上爲神武皇帝自此蒙古各部朝貢歲至

丁未（明萬歷三十五年）春正月東海瓦爾喀部蜚悠（一作斐優）城長策穆特黑來朝告　上曰吾等因地方遥阻附烏喇布占泰遇吾等虐甚乞移家來附　上命弟貝勒舒爾哈齊長子洪巴圖魯貝勒褚英次子貝勒代善一等大臣費英東侍衛扈爾漢率兵三千至蜚悠城徙之時夜陰晦軍中大纛之上有光衆以爲異捫視無有復樹之光如初舒爾哈齊曰吾自幼從　上征討所歷之地多矣未見此

異其非吉兆耶欲還兵褚英代善曰或吉或凶兆已定吾等遽還何以報命耶遂前至蜚悠城盡收環城屯寨凡五百戶命扈爾漢率兵三百護之先行布占泰發兵萬人邀諸路扈爾漢見之令五百戶結寨山巔以兵百人衛之使人馳告後隊是夕烏喇兵萬人扈爾漢兵僅二百人各據山一面結營相持翼日烏喇來攻我大將揚古利爭先迎擊斬烏喇七人我兵止傷一人烏喇兵退渡河登山畏懼不敢前兩軍相向駐營至未時我後隊兵悉至見烏喇兵眾褚英代善策馬而前諭眾曰吾　父每有征伐無不摧堅陷敵今雖未親履行間我等奉命來此爾眾何憂昔布占泰侵我國我國擒而縛之吾　父宥其死復豢養之俾歸主其國爲時未久人猶是人曾從吾手而釋非有天幸得脫也今豈不能再縛之耶彼兵雖多我國荷天眷仗天威吾　父威名夙著破敵兵必也眾

軍士皆奮曰願效死遂渡河褚英代善各率兵五百分二路緣山奮擊烏喇兵大敗代善追及烏喇統兵貝勒博克多從馬上左手攫其胄而斬之時天氣晴明忽陰晦大雪寒冽被傷敵兵棄甲逃者僵仆甚衆是役也陣斬博克多及其子生擒貝勒常住父子及貝勒胡里布一作瑚哩布斬三千級獲馬五千匹甲三千副初接戰時舒爾哈齊率五百人止山下及二貝勒破敵追擊始驅兵前進適有大山間之繞山行未能多所斬獲迨班師　上賜舒爾哈齊號達爾漢巴圖魯褚英號阿爾哈圖土門代善號古英巴圖魯　上初命大臣常書侍衛納齊布護從兩貝勒常書等不隨兩貝勒前進反率兵百人與舒爾哈齊同止山下無所斬獲遂論死舒爾哈齊請曰誅二臣與我死無異　上乃宥其死罰常書金奪納齊布所屬之人

夏五月　上命幼弟貝勒巴雅喇巴圖魯額亦都扎爾固齊費英東侍衞扈爾漢率兵千人征渥集部取赫席黑（一作赫）路俄漠和蘇魯（一作鄂謨和蘇嚕）路佛訥赫托克索路俘二千人還（謹案開國方畧三路並附烏喇招降不從故征之）

秋九月丙申彗星見東方指輝發八夜方滅先是輝發貝勒拜音達里族眾叛投葉赫部眾亦有叛謀拜音達里懼以其臣七人之子來質　上許爲發兵千人助之葉赫納林布祿紿拜音達里曰爾若歸爾質子吾即反爾叛族拜音達里信其言乃曰吾其中立於滿洲葉赫二國之間乎遂取回所質七臣之子以己子與納林布祿爲質納林布祿竟不歸其叛族拜音達里遣其臣告　上曰吾前者誤爲納林布祿所誑今欲依賴　上恩乞以女賜我爲婚　上允之後拜音達里背約不娶　上遣使謂曰汝昔助葉赫二

次來侵我宥爾罪復許爾婚今背約不娶何也拜音達里紿曰俟吾葉赫質子歸乃娶爾女與爾合謀因築城三層自固及所質葉赫之子歸 上復遣使謂曰爾質子歸今將何如拜音達里以堅城足恃遂負約 上即於是月乙亥率兵征之甲辰圍其城克之誅拜音達里父子殲其兵招撫其民乃班師輝發之先本姓益一作伊克得里黑龍江岸尼馬察部人有昂古里星古力一作禮者自黑龍江載木主遷於渣魯一作扎嚕居焉有扈倫國人噶揚噶一作阿圖墨土一作圖漠二人姓納喇氏居於張因附其姓宰七牛祭天改姓納喇是爲輝發始祖星古力生子二長留臣次備臣備臣生納領噶一作納靈阿耐寬納領噶生拉哈都督拉哈都督生噶哈禪都督噶哈禪都督生齊訥根達爾漢齊訥根達爾漢生王機砮一作旺吉努王機砮招服附近諸部於輝發河邊扈一作呼爾奇山築城居之因名輝

發國是時蒙古察哈爾國扎薩克圖土門汗自將圍其城不克而還王機砮卒孫拜音達里殺其叔七人自爲貝勒至是乃滅

戊申（明萬歷三十六年）春正月　上命貝勒褚英姪台吉阿敏率兵五千征烏喇國克其宜罕阿麟城斬千人獲甲三百併其眾以歸烏喇貝勒布占泰與蒙古科爾沁貝勒瓮阿代合兵出烏喇城二十里駐兵遙望而還○　上欲與明通好謂羣臣曰語云念人之惡祟朝而作式好無尤歷世難求吾欲與明昭告天地同歸於好遂會明遼東副將及撫順所備禦同勒誓辭於碑刑白馬祭　天其誓辭曰兩國各守邊境敢有竊踰者無論滿洲漢人見之殺無赦若見而不殺殃及不殺之人明若渝盟其廣甯巡撫總兵遼東道副將開原道參將等官均受其殃滿洲渝盟殃亦及之誓畢遂建碑於沿邊諸地（謹案　御批通鑑輯覽是年春明薊遼總督蹇達疏陳東方隱憂宜早爲備尊命守臣嚴備邊）

秋九月烏喇貝勒布占泰因失宜罕阿麟城大懼始遣使往來復通前好乃執葉赫貝勒納林布祿屬下五十人送我使臣殺之又遣其臣來請曰吾數背盟誓獲罪 君父誠爲汗顏若再以親生之女妻我撫我如子吾乃永賴以生矣 上復以親女妻之遣大臣以禮往送焉○渥集部呼爾哈路千人侵我甯古塔城我駐防薩齊庫路兵百擊敗之斬百人生擒十二人獲馬四百匹甲百副餘衆悉降既而降人有逃至渥集部之瑚葉路者匿弗以獻

己酉明萬歷三十七年春二月 上遺明書曰鄰朝鮮境而居瓦爾喀部衆皆吾所屬也可諭彼察出予我於是明遣使諭朝鮮歸我千餘戶

冬十二月戊申朔 上命侍衛扈爾漢率兵千人征渥集部所屬滹野即瑚葉路取之收二千戶而還 上嘉其功賞甲胄馬匹賜號

達爾漢時有歸附我國之渥集部綏分（一作芬）路長圖楞爲渥集部之雅攬（一作藺）路人所掠

庚戌（明萬歷三十八年）冬十一月　上命巴圖魯額亦都率兵千人往渥集部之那木都魯（一作祿）綏分甯古塔尼馬（一作瑪）察四路招其路長康古禮（一作哩）喀克篤禮（一作哩）昂古明噶（一作安）圖烏路（一作魯）喀僧格（一作額）尼喀里（一作哩）湯松噶（一作瑭松阿）葉克書（一作舒）等令其挈家口前行額亦都回師至雅攬路遂擊取之俘萬餘人而還

辛亥（明萬歷三十九年）春二月　上命察國中無妻者給配婦女千餘其貧不能娶者更發帑金與之令自娶民心大悅

秋七月先是渥集部來歸路長僧格尼喀里二人以　上所賜甲四十副置綏分地爲渥集部之烏爾古（一作固）辰木倫（一作穆棱）二路兵掠去　上遣呼爾哈部長博濟哩往諭歸所掠弗從至是命第七

子台吉阿巴泰及扎爾固齊費英東碩翁科羅巴圖魯安費揚古
率兵千人征烏爾古辰木倫二路取之俘千餘人還
八月丙戌達爾漢巴圖魯貝勒舒爾哈齊薨年四十八子六人長
阿敏次扎薩克圖次圖倫次寨桑古次濟爾哈朗次篇古〇東海
虎爾哈部內扎庫塔地居人來附　上賜甲三十副其人以所賜
甲送渥集部之薩爾連地居人被於樹射之又貪烏喇國布匹受
布占泰招撫
冬十二月　上命額駙何和里巴圖魯額亦都達爾漢侍衛扈爾
漢率兵二千征渥集部之虎爾哈路圍扎庫塔城三日招之不下
遂攻克其城斬首千餘俘二千人其環近各路悉招撫之令路長
土（一作圖）勒伸額勒伸二人衛其民五百戶來歸
壬子（明萬歷四十年）春正月　上聞科爾沁貝勒明安女甚賢遣使往聘

明安許焉送女至　上具車服以迎筵宴如禮
秋九月時布占泰復背盟侵虎爾哈路者再復欲娶　上所聘葉赫貝勒布寨女又以鳴鏑射所娶　上女　上聞之大怒癸丑率兵征之庚申　上張黃蓋鳴鉦鼓沿烏喇河而行布占泰率兵迎戰至河濱見我軍甲冑鮮明士馬精强軍勢甚盛烏喇兵人人惴恐無鬬志　上遂沿河岸而下克其臨河五城又取金州城駐營其城在布占泰所居大城河岸之西距城西門二里許
冬十二月辛酉朔　上以太牢告　天祭纛遂出營見東方有青白二氣指烏喇城北我兵屯其地三日盡焚所積銀糗布占泰晝則率兵出城夜則入城休息諸貝勒請渡河擊之　上曰汝等毋作此浮面取水之議當爲探源之論耳譬伐大木豈能遽摧必以斧斤斫而小之然後可折今以勢均力敵之大國欲一舉而取之

能盡滅乎我且削其所屬外城獨留所居大城外城盡下則無僕何以爲主無民何以爲君乎遂率師毀其六城盡焚其廬舍糗糧移駐於伏爾哈一作富勒哈河渡口布占泰令吳巴海乘舟來立而呼曰 上乘怒興兵至此今 上怒已息乞留一言而歸使人來告者三布占泰親率其臣六人乘舟止河中跽而乞曰烏喇國即父皇之國也幸勿盡焚糗糧叩首哀籲不已 上擐甲乘馬率貝勒大臣出衆軍前立馬河中水及馬腹呼布占泰責之曰我昔擒汝於陣貸汝死豢養汝俾主烏喇國以三女妻汝許汝盟誓者七汝藐視天地屢背誓言再侵吾所屬虎爾哈路欲奪吾所聘葉赫女又以鳴鏑射吾女吾以女歸汝與國義當尊爲國妃何得陵暴至此我愛新覺羅氏由上天降生事事順天命循天理數世以來遠近欽服從不被辱於人汝即不知百世以前事豈十世以來之

事亦不知耶若我女有過汝宜告我無故被辱他國且不受況我國乎古人云甯損其骨無損其名吾非樂有此舉乃汝負恩悖亂是以聲罪致討耳布占泰對曰此必有人離間俾吾父子不睦吾今身在河中若果射　上女又欲娶　上所聘女皇天在上下及河神其共鑒之此等語皆譌傳也布占泰之臣拉布泰從旁率爾進言曰　上既因此而怒何不遣使來問　上責拉布泰曰我部下豈少汝輩人耶汝尙謂辱吾女爲誣奪吾所聘女爲妄言乎凡事未實則須問旣實矣又何問焉此河無不冰之日吾兵無不再來之理汝口雖利能齒吾刃乎布占泰大懼止拉布泰勿言布占泰弟貝勒喀爾喀瑪請曰乞　上寛宥賜一言而行　上曰汝果無此事以汝子及大臣子爲質始鑒汝誠不然吾不信也遂回營駐烏喇國五日還兵至烏喇河邊俄爾紅童之邑麻虎一作伊瑪呼山

顛以木爲城留兵千人守之乃班師

十二月有白氣起自烏喇國經　上宮殿之南直抵虎攔哈達山

癸丑明萬歷四十一年春正月先是　上以布占泰悔罪求和嘗守約弗渝至是聞布占泰以其女薩哈廉子綽啟鼐及十七臣之子送葉赫爲質娶　上所聘女又幽　上二女　上遂親率大兵征之時布占泰期以是月丙子送其子質葉赫而我師先一日至攻取孫札泰一作遜札塔城督兵進克郭多俄漠一作鄂漠二城駐營翼日布占泰率兵三萬越伏爾哈城而軍時貝勒大臣皆欲戰　上止之曰征伐大國豈能使之遽無孑遺乎仍以前言申諭之　上子貝勒代善姪貝勒阿敏大臣費英東何和里扈爾漢額亦都安費揚古及衆貝勒皆奮然曰我士飽馬騰利在速戰所慮者布占泰不出耳今彼兵既出平原廣野可一鼓擒也舍此不戰厲兵秣馬將何爲

耶儻布占泰竟取葉赫女辱何如之後雖征討夫復何益 上曰我仰荷 天眷自幼用兵以來雖遇勁敵無不單騎突陣斬將搴旗今日之役我何難率爾等身先搏戰但恐貝勒諸大臣或致一二被傷實深惜之故欲計出萬全非有所懼而故緩也爾眾志既爭即可決戰因命取鎧冑被之貝勒大臣及軍士聞 上言皆踴躍懽聲雷動三軍盡甲 上諭曰儻破敵眾即乘勢奪門克其城毋使復入乃進兵布占泰率兵三萬經伏爾哈城而來令軍士步行列陣以待兩軍距百步許我兵亦下馬步戰矢交發如雨呼聲動天 上奮然挺身而入諸貝勒大臣率軍士鼓勇縱擊大敗烏喇兵十損其六七餘皆棄兵甲逃竄遂乘勢奪門克其城 上登陣坐西門樓悉樹我軍旗幟布占泰率敗兵不滿百人急還城下見我軍旗幟大驚而奔復遇貝勒代善率精兵邀擊之布占泰勢

不能敵遂遁又損兵過半餘皆潰走布占泰僅以身免投葉赫國而去我軍獲馬匹甲胄器械無算盡收撫其所屬城邑駐軍十日大賚有功將士烏喇敗兵來歸者悉還其妻子僕從編戶萬家其餘俘獲分給衆軍乃班師烏喇國之先以扈倫爲國號姓納哈與哈達國同以納齊卜祿爲始祖納齊卜祿之元孫都勒喜生子二長克什納都督次古對朱顏（一作珠延）古對朱顏生太（一作泰）蘭太蘭生布顏（一作布延）布顏收服附近諸部築城於烏喇河岸洪尼地國號烏喇自稱爲貝勒生子二長布干（一作布罕）次博克多布顏卒子布干繼之布干卒子滿泰繼之至滿泰弟布占泰國乃滅○諭貝勒大臣曰爲國之道存心貴乎公謀事貴乎誠立法布令貴乎嚴若心不能公棄貝謀慢法令之人乃國之蠹治道其何賴焉吾所言安能盡當如未當汝等勿面從予一人智慮有限豈諸貝勒大臣衆論

皆無足取乎汝等各有所見盡言無諱

秋九月先是　上遣使諭葉赫貝勒曰昔我師擒布占泰宥其死而豢養之又妻以三女布占泰負恩悖亂吾是以問罪往征削平其國今投汝汝其執之以獻使者凡三往葉赫貝勒金台石布揚古不從辛酉　上率兵四萬征之有逃卒至葉赫洩軍期葉赫遂收張吉當阿二路居民其兀蘇（一作烏蘇）城以痘疫未收我兵圍之諭城中人降城長山談（一作三坦）扈石木（一作什木）遂開門降匍匐謁　上

上飲以金巵各賜冠服盡焚葉赫所屬張城吉當阿城呀（一作雅）哈城黑兒蘇（一作赫爾蘇）城何（一作和）敦城喀布齊賚城俄（一作鄂）吉岱城及屯寨十九處廬舍糧儲收兀蘇城降眾三百戶而還金台石布揚古愬於明曰哈達輝發烏喇三國滿洲已盡取之今復侵我葉赫其意即欲侵明取遼東以建國都而開原鐵嶺為牧馬之場矣

明遣使來言曰自今以後勿侵葉赫若從吾言是推吾之愛而罷兵也若不從吾言而侵之勢將及我矣遂遣遊擊馬時柟周大岐率練習火器者千人守衛葉赫二城　上聞之欲致書於明遂躬詣撫順所城庚辰卯刻行至古勒城之野日之兩旁有青赤二色祥光對照如門隨　上行　上見之率衆拜其光乃止翼日至撫順所遊擊李永芳出迎三里外導入教場　上以書與永芳其辭曰葉赫哈達烏喇輝發蒙古席北卦爾察等九姓之國於癸巳歲合兵侵我我是以興師禦之天厭其辜我師大捷斬葉赫布寨獲烏喇貝勒布占泰仍遣之歸國逮丁酉歲刑馬歃血以相尋盟詎意葉赫渝棄前盟將已字之女悔而不予至布占泰吾所恩育者也反以德為仇故伐之而殲其兵收其國今布占泰奔於葉赫葉赫又匿之不吾與此吾所以征葉赫也我與汝國何嫌何怨欲相

侵耶　上既以書與永芳遂還

甲寅（明萬曆四十二年）夏四月明遣備禦蕭伯芝來僞稱大臣乘八人輿作威福強令以禮接述書中古來興廢之故語多不遜　上曰虛言恫喝何以禮爲時　上遇明之使臣其言善以婉言應之言不善卽以正言折之竟不視其書遣之還○丁酉蒙古扎魯特部貝勒鍾嫩以女妻貝勒代善　上命親迎設宴成婚○壬寅扎魯特部內齊汗以妹妻　上子貝勒莽古爾泰親迎筵宴如禮○蒙古科爾沁貝勒莽古思以女歸　上子　四貝勒爲婚　四貝勒卽太宗也　上命親迎至輝發扈爾奇山城大宴成婚

冬十一月遣兵五百征渥集部之雅攬西臨（一作錫琳）二路收降民二百戶俘千人還

十二月扎魯特部貝勒額爾濟格以女妻　上子台吉德格類親

迎筵宴如禮

乙卯明萬曆四十三年春正月科爾沁貝勒孔果爾以女來歸上具禮迎納焉

三月甲戌黃氣亙天

夏四月始建佛寺及玉皇諸廟於城東之阜凡七大廟三年乃成

○明遣廣甯總兵張承蔭巡邊承蔭遣通事董國蔭來曰汝所居界外地皆屬我今立碑其地其柴河三岔撫安三路之田汝勿刈穫其收汝邊民還汝國上曰吾累世田廬一旦令吾棄之是爾欲棄盟好故爲斯言耳昔賢云海水不溢帝心不移今既助葉赫又令吾境內之民所種禾黍勿刈穫而遷將帝心已移耶帝之言自不可違但不願太平與我交惡昔小國受小害汝大國得無受大害乎吾國之民無多不難於遷汝大國能盡藏其衆乎若搆

兵起豈非獨吾國患也汝自恃國大兵衆輒欲陵我詎知大可以小小可以大皆由天意設汝每城屯兵一萬汝國勢亦不能若止屯兵一千則城中兵民適足爲吾俘耳董國蔭曰此言太過矣遂去自此明侵我疆土於邊外數處立碑石爲界

五月庚戌諭侍臣曰人無論貴賤大小皆當公正存心徒恃其智力肆行侵奪縱有所獲豈能永享所謂公正者推己之心以及於人視爲一體之謂也其令聞上達天亦佑之無往不善安有凶咎哉故無事之國不可喜事興師若喜事興師必有天譴彼不務修德恣意侵奪是行暴也因其暴而伐之天必佑矣

六月葉赫欲以 上所聘貝勒布揚古之妹適蒙古喀爾喀部貝勒巴哈達爾漢之子莽古爾代我國貝勒大臣聞之皆憤怒請曰葉赫女既爲 上所聘又將以適蒙古無禮莫甚焉我等既聞其

事安能坐視耶宜乘其許而未行急發兵往攻其城而取之　上
曰征討國之大事若以負婚之故怒而興師則未可也葢此女之
生釁所由起實非偶然哈達輝發烏喇三國皆因此女興兵搆怨
相繼滅亡是此女召釁亡國已有明驗今明又助葉赫不以此女
與我而與蒙古天殆欲亡葉赫以激怒我而起大釁也若奮力征
之縱得此女徒致不祥卽歸他人亦必不永年吾知此女流禍已
盡死期將至矣貝勒大臣堅請　上曰使吾因此發怒興師征討
汝等猶當諫止吾早已洞徹事機釋然於中置諸度外汝等何反
堅請不已耶吾無憾汝等何憾焉吾斷不以汝等言勞師動眾也
尋葉赫以此女嫁蒙古未一年果亡貝勒大臣又請曰此女年已
三十有三受我國之聘垂二十年因明國遣兵衞助葉赫金台石
布揚古恃其勢遂與蒙古今往征明國宜也　上曰明以兵越境

而衞葉赫天鑒不遠我姑俟之益葉赫與我自爲滿洲之國明旣稱爲君臨各國即爲天下共主自應辨別是非審量而後助之乃恃勢橫行抗天意反以兵衞天譴之葉赫聽彼助之汝等又何怨焉使我今日仗義伐明　天必佑我　天佑我可以克敵但我國儲積未充縱得其人民畜產何以養之恐我國之民反致損耗惟及是時撫輯吾國固疆圉修邊備重農積穀爲先務耳○諭各牛彔下出十人牛四頭於曠土屯田積貯倉廩復設官十六員筆帖式八員會計出入

秋閏八月乙巳朔　皇長子洪巴圖魯阿爾哈圖土門貝勒褚英薨年三十六

冬十一月渥集部東額黑庫倫人寄語我國人曰人謂爾國驍勇可來與我等決一戰　上遣兵二千至顧(一作固)納喀庫倫招之不

服遂布陣鳴螺越壕三層毀其柵攻克其城陣斬八百人俘獲萬人收撫其居民編戶口五百乃班師○　上出獵雪初霽恐草上浮雪霑濡襯其衣侍衛卜陽古及雅喀木從私語曰　上何所不有而惜此衣耶　上聞之笑曰吾豈爲無衣而惜之吾嘗以衣賜汝等與其被雪霑濡何如鮮潔爲愈吾躬行節儉微物必惜正欲俾汝等效法耳○諭羣臣曰君天所立也臣君所任也國務殷繁必得賢才衆多量能授職天下全才無幾一人之身有所知即有所不知有所能即有所不能故勇能攻戰者宜令治軍才優經濟者宜令治國博通典故者宜諮得失嫻習儀文者宜襄典禮若茲賢才當隨地旁求俾列庶位以下聖訓敬依本紀開國方畧編纂○諭羣臣曰嘗聞古訓心貴正大予思心之所貴誠莫過於正大也卿等薦人勿曰吾何爲舍親而舉疏也當不論家世不拘門第先擇其心術

正大者夫一才一藝之士亦國家所需若其人堪輔弼大業急宜顯陟之〇 上既削平諸國每三百人設一牛彔額眞(後改稱牛彔章京卽今佐領)五牛彔設一甲喇額眞(後改稱甲喇章京卽今參領)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眞(卽今都統)每固山額眞左右設兩梅勒額眞(後改稱梅勒章京卽今副都統)初設有四旗(刱制年月無攷)旗以純色爲別曰黃曰紅曰藍曰白至是添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幅之黃白藍者紅緣幅之紅者白緣)其爲八旗行軍時地廣則八旗並列分八路地狹則八旗合一路而行軍士禁喧囂行伍禁攙越當兵刃相接時被堅甲執長矛大刀者爲前鋒被輕甲善射者從後衝擊俾精兵立他處勿下馬相機接應克敵後覈功必以實有罪者雖親不貰有功者雖疏不遺又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人扎爾固齊十人佐理國事 上勤勞國政靡間晝夜每五日一視朝焚香告 天宣讀古來嘉言懿行及成敗興廢所由誡諭國人凡有

聽斷之事先經扎爾固齊十人審問然後言於五臣五臣再加審問然後言於諸貝勒衆議既定猶恐尚有冤抑令訟者跪上前更詳問之明覈是非故臣下不敢欺隱民情皆得上聞國內大治奸宄不生遺物於道無或隱匿必歸其主求其主不得則懸之公署俾識而取之刈穫既畢始縱牧羣於山野毋敢竊害者歸附日衆帝業遂成衆貝勒大臣議上尊號奉表勸進焉